

公關人疫境求生



HK人與事 朱昌文

日前借朋友品茗，巧遇有「香港兒歌之父」稱譽的韋然，他剛有空，於是邀他同坐聊天。健談的韋然，滔滔暢述他創作兒歌的緣起和唱片業的盛衰，到經營公關顧問公司的苦樂，以至當前世紀疫情，公司生意面對生死存亡難關如何力求渡過等等，可說是各行各業「家家有本難唸的經」的「一家之言」。

韋然原名黎偉賢，韋然是其作曲作詞和寫報章專欄的多個筆名之一。他是一位職業多面手，算得上是「斜槓族」的一員。除了音樂人之外，他也是公關人、傳媒人、專欄作家、跨媒體創作人等。他最為人熟悉的是創作和改編了逾千首中英文兒歌，許多港人在孩提時代都曾聽慣甚至琅琅上口唱他創作的兒歌，如《何家小雞何家猜》、《排排坐》、《叻叻轉》、《十二隻恐龍去野餐》、《小明上廣州》等。

上世紀七十年代，韋然在香港大學當旁聽生和圖書館助理員，對

廣東童謠感到興趣，搜集了許多歌詞曲譜和資料，嘗試按詞譜曲，發覺並不動聽，而且當中一些曲詞文字粗鄙，於是自行作曲和修改歌詞，改動粗俗或消極的文字，例如將「雞公仔，尾彎彎，做人新抱甚艱難……」尾七個字改為「做人點可以怕艱難」，意思便由消極變為勵志。

當年香港鮮見原創兒歌，韋然在短時間創作和改編了三百首，將傳統童謠改為順口易唱的兒歌，拿到唱片公司求採用，碰壁多次，終有一家新開的唱片公司賞識接納，從此邁出了他的兒歌創作之路，出版了許多盒帶和唱片，很是暢銷。頗長一段日子，兒歌在香港十分流行，電台及電視台經常播放韋然的作品，一些幼稚園和小學老師也教小朋友齊齊唱。《何家小雞何家猜》更曾被納入課本。

可是到了八十年代，唱片盜版日趨猖獗，韋然音樂作品也不可避

免受到侵權，有人在香港翻錄他的兒歌，製成盒帶和唱片，為了逃避版稅，刪掉作者名字，大量運回內地，主要是廣州和廣東其他各地，十分暢銷，非常流行。可是，作為創作人的韋然卻沒有任何得益。說起這段幾十年前的往事，韋然語氣透着唏噓，臉上露出無奈的表情。

科技發展，互聯網興起，本是好事情，這對唱片業來說卻是一首輓歌，因為昔日買唱片欣賞音樂的人，大多數都改為在網上免費收聽。久而久之，唱片公司幾乎沒有了生存空間，一家接着一家倒閉。「你看今天香港市面還剩下多少家唱片公司，就知境況如何惡劣。」韋然喟然嘆道。影響所及，他的音樂創作也受到致命的窒礙，難以再施展抱負。

人生歷練豐富的韋然，也有着敏銳的生意頭腦和前瞻眼光，他憑着在中英文報章工作多年建立起來的人脈關係，早在二十年前便開設

了一家公關宣傳事務公司，業務範疇多元，包括公關、宣傳、廣告、匯演統籌、廣告歌曲、音樂製作、藝人經理等。經過多年用心經營，業務早已上了軌道，顧客不少，當中包括為每年舉辦的澳門國際音樂節策劃宣傳和出版場刊。韋然也為沙田龍華酒店搞宣傳推廣活動，他花了兩年多時間搜集資料，撰寫文章，出版了一本名為《黃花紅酒醉龍華》的專著，圖文並茂，詳述龍華悠久歷史的事跡與逸聞。

韋然的公關公司全盛時期聘請了十二名職員，規模不算小了。可是，過去三年多來，「黑暴」與疫情接連肆虐，多個行業遭到致命打擊，「我公司的顧客不斷減少，營業額大為萎縮，時至今日，已到了生死存亡關頭。當前我要想方設法力求公司能走出生天，不敢奢想如何去發展。」溫文爾雅的韋然說時眉頭有點緊皺。

要力求生存，不致倒下去，相

信「節流」是必然的選項。韋然也在這方面動腦筋，他先後「暫時」辭退了十一個半職員，留下一個會計員返半日工。韋然與被辭退的職員協商，邀請他們轉作「戰略夥伴」，若日後有生意上門時會通知他們再上班。另外，韋然將寫字樓一分為二，將一半面積出租，藉此減輕租金支出。

聽畢韋然一番坦然說話，我一時無言以對，只能在心裏默祝他能跨過這個事業大難關。

匆匆來過



中環街頭一景。

資料圖片

此篇刊出的前一天正是正月十五。這個元宵節，可能是香港最五味雜陳的一個了——

電視廣告



君子玉言 小杏

還在鑼鼓喧天歡慶春節，第五波疫情幾近失控。每日確診病例由一千多宗倍增至初確四五千宗，醫療系統飽和，眾多病人確診後無法入院治療。街頭冷清，人心惶惶，其中一個好消息是國家派員援港。

即將返鄉的人，心情的離情別緒與事務的千頭萬緒交織，歸途與未來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交織，疫情下又多了好多必須考慮的因素……

同個節日，環境不同，心境不同，味道大不同。此地此時，全無節日之感。

收拾行李如同打開了潘朵拉盒子，世間萬物集於斗室……奇怪居然買了這麼多東西，很多都忘了，悔不當初早「剁手」。對於書，選了又選。太厚太重的，只能捨棄。有的是熟識的朋友寫的，一直想請其簽名，一直錯過錯過……如今疫情可怕，連喝茶見面的機會都沒有了。

整理行囊也是一個喚起記憶的過程。

可敬可愛的領導在賀卡上寫「永遠不變的激情，永遠不變的情懷——與××共勉」，反反覆覆看，每每熱淚潛然……特意仔細夾在一本書裏，再仔細裝箱，註明「VIP」。朝夕相處的同事留言「君子如玉，潤澤以溫」，短短幾字，意涵雋永。淡淡如水，義深情厚。深知是精心思考、量身打造。

Eva留言「捨不得你，期待早日再見」，相擁而別。與老友KK開盲盒似的互贈留言，老兄一看不由得「哎呀」一聲大笑——兩人不約而同寫了「海內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」。Lau先生見面後又特意寄祝福卡，相約再見。小樂說，昨天還講着有您的支持與鼓勵倍感暖心，沒想到今日就要面臨離別的愁

緒。一下子潸然了，很捨不得！ZY問「可以不走嗎？」Gary寫道「感謝我的好朋友，我的老師」，約以行山方式送行。Wg、Billy之前約去家裏團年；Lo先生說你還想見誰，我們找個漁村走走；KK先生說約上誰誰一起去北區濕地看候鳥北渡……然而，一切的約定，統統因疫情而推遲，或恐取消。

劉太在專門製作石頭畫紀念品——用普通石頭，依形狀畫山水動物，巧妙而獨特。她選用彩色羊毛黏出梵高的Starry Night。我曾想拜她為師，但一忙再忙，又是一個遺憾的錯過……阿明特意囑咐親屬包了一百隻餃子送過來，以備不時之需；大哥天天念叨疫情快過去，一起拍個合影……

舊信封因貼有好看郵票也有了故事。香港曾發行自然名勝郵票，試圖按圖索驥走走，去了東壩，而心心念念的鬼手岩，因交通太過不便，拖來拖去也成了遺憾……陳太的手書信函，秀麗的蠅頭小楷豎寫，端莊雅緻。幾大盒名片，有些是一面之緣（不少港人在名片上印照片的做法真是聰明），更多人至今微信來往。

名片串起來的，是許多場景和故事。比如劉Sir，「黑暴」那年認識，那時他在地區當指揮官，一身正直正氣。其後調回警總，退休後向朋友推薦加入一家國際機構。因此短短兩年多有劉Sir三張名片，還是習慣叫他劉Sir。有的名片主人，後來成了朋友，實在太熟

了。以至於再見名片竟然覺得陌生，那一個活生生有趣的人，成了卡片上一個符號。認識多年的老友石先生，每年寄一本便攜式小通勝記事本，夾着他的名片。書香不再流行的當下，他用出租房子的租金堅守父親留下的書局，出的都是有關中國文化、古今英雄的書籍。

一片狼藉的office，只能以打好的紙箱當作飯桌，坐在小椅子上吃盒飯，抬眼即望海。從比平常低的視角看去，玻璃窗如同一個大畫框，陰沉多日的天空，突然響亮起來，陽光透亮海面乾淨。突然想跟這片海說：謝謝你！送了我那麼多畫面。晴日的彩雲晚霞，颶風前的雲飛浪捲。「黑暴」那年，無數夜晚關燈站在窗前看大海，黛青色的海面隔絕了遠處的喧囂，瞬間心靜。如今，平靜的晝夜海，似乎多了許多意猶未盡的畫外音。香港幾年，方知大海可治癒一切。

陽光明媚的時候，香港的光影就出來了。海光山色明快，花朵四季明麗，密集的樓宇在光影下斑駁着歲月，如同篩子，將光影切割成細細的光線投射在狹窄街道，電車路軌閃着清冽的金屬光。難怪香港著名攝影大師何藩先生特別喜歡用光來展現香港。

對於一個異鄉人，這個城市點點滴滴的人與情，帶着溫度的光澤，帶着故事的畫面，帶着蓄滿感動的情懷，一幀一幀，定格在心底，成了記憶深處永不泯滅的光影，告訴自己：你曾經來過。

柔情史的祛魅術



如是我見 賴秀俞

若論近年來頗具野心，表現不俗卻未能得到足夠關注的女性電影，導演楊明明的《柔情史》當佔一席之地。乍看上去，電影的名稱「柔情史」似乎鮮明地昭示着它的浪漫主義血脈，然而，實際上，它不僅並不浪漫，而且爬滿了庸俗現實的剪影。在「柔情」的「掩眼法」背後，這是一部貨真價實的現實主義電影。

電影呈現了一對「不討喜」的母女。母親迷信、刻薄、尖酸，女兒敏感、倔強、孤僻。在兩相對照之下，電影的目標之一，就是對母親形象以及母女關係展開祛魅。《柔情史》中的母親並非指向普世話語中充滿母愛光環與奉獻精神的人物形象。她既希望女兒幸福，卻又妒忌她的幸福，彷彿這個從自己的身體裏孕育而出的生命會分走本屬於自己的運氣。於是，這對母女的親情關係被還原到兩個個體生命之間的緊張搏弈。

這不得不讓人想起將近一個世紀前，張愛玲筆下的曹七巧與她的女兒長安之間的情感鬥爭。與之相似的是，《柔情史》中的母親與女兒同樣是劍拔弩張的對手，女兒是作家，母親想當詩人；她們同時也是相知相惜的朋友，女兒幫母親拍照，母親給女兒煮飯；她們還是艱難生活中的親密戰友，在共同的利益中「同流合污」，這無疑使她們在血緣之外產生了難以分割的情感聯結。

在電影鏡頭裏，母愛的表現方式是控制欲的發洩，是存在感的求證，其中同時充滿了無微不至的關懷。橫貫在母親與女兒之間的，除了愛，還夾雜着妒忌和不甘。懷孕、生產、養育等由血緣構成的羈絆編織了兩個生命之間堅韌的紐帶，這讓

她們相親相愛，同時也使她們一直無法擺脫控制欲與佔有欲的陰影。一方面，母親熱愛控制女兒；另一方面，女兒習慣被母親控制。在這一無法掙脫的關係中，她們攜手走向幸福的同時不免互相傷害與折磨。

顯然，被《柔情史》的祛魅術施了法，脈脈柔情不得不露出它原本的真面目。而這一面目無論猙獰或殘暴，都是我們必須要直面的真實。電影所呈現的焦點，是真實的母女關係，真實的人性，真實的「一地雞毛」。女性電影在柔情之下的勇敢、倔強與兇狠，正在於此。柔情之下，我們可以看見的是鋪天蓋地的欲望，以及欲望破滅後狼狽的廢墟。而正是這種不堪與醜陋，構成人性的本相。一如電影中的女主角道：「太美了，就像假的」。真實與虛假、美麗與醜陋的交鋒與辯證，凸顯了《柔情史》對醜陋的，同時也是真實的人性的關注與洞察。它更進一步地構成這部電影中鏡頭美學的指導思想：粗糙、赤裸、拒絕修飾。導演楊明明對人物性格的深入挖掘和對情感的真實揭露，無一不是《柔情史》祛魅意識的具象體現。

這一段「柔情史」所揭示的祛魅術，撕開了近年來女性電影中俗套的柔情面紗，體現出一種堅硬的現實主義質地。它試圖說明，女性不應是被凝視的對象，她們根本無需扮演一個個完美的客體。而拒絕被凝視的關鍵，就從直面人性的欲望開始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柔情史實則也象徵着一種希望、一方願景：柔情是對人性深淵的接納，是自我與他人的和解。唯有立足於真實的生命地表之上，我們才有可能迎來柔情的真正復歸。



電影《柔情史》展現母女關係的照博

鹽齏炒毛豆



飲食男女 侯宇燕

表姐堂弟在微信群裏比賽晒晚飯，不約而同，裏面都有一盤碧綠的毛豆子炒鹽齏（家鄉話，醃芥菜）。這兩張盤子，勾起了我無可名狀的鄉愁。

我不可救藥地浮想着，他們明天早晨是吃燙飯還是泡飯？下飯的小菜是不是今晚吃剩的毛豆？

因為是新從地裏摘的毛豆，又是現剝的，所以照片上的兩盤毛豆子綠得喜人。不像我在北京買的毛豆，剝出來的毛豆子是淡綠色的，味道也不大香濃。

表姐早晨的下飯菜，還特愛醃生菜杆（家鄉話，醃萵筍）。青靈靈的萵筍，現從地裏拔出來，暴曬曝曬，味道脆生生的，那叫一個讚。

表姐家人多，白天上班的上班，上學的上學，一到晚上都回來了，表姐姐夫就要多弄幾個菜。鹽齏炒毛豆是小菜，素菜還有現從地裏摘的韭菜，炒自家土雞下的

雞蛋，翠綠金黃，一目了然；醬鴨則是表姐騎着電瓶車從三廠鎮上的小店買的，也是長江兩岸人家特別鍾愛的葷菜，記得電視劇《上海一家人》裏，無論在棚戶還是石庫門房子裏請客，都少不了這一隻醬鴨；花鮭則拿來熬雪白的湯，上面飄着一把小蔥花——又是一道好菜。魚頭已被吃得精

光，表姐才來得及拍照。還有滷雞爪，吃剩的骨頭還放在桌上。篤得爛熟的小排骨呢，也燒白湯，上面照樣灑着蔥花。

堂弟家的菜大同小異，不過多了一樣絲瓜湯，想必絲瓜是堂弟下午從市裏回農村時，從叔叔家那鬱鬱蔥蔥的小菜地裏帶回來的。

海門家鄉的男孩子女孩子，長得都特別水靈，人聰明，性情也綿柔。是不是和這些飽吸土膏風露的家常小菜有些關係呢？

錦繡世界



市井萬象

貴州省博物館現正舉行「錦繡世界——國際絲綢藝術展」，是次主要展品為中國絲綢博物館收藏的七十二件（套）亞洲、歐洲、美洲、非洲等十七至二十世紀傳統服飾和紡織品，其中二級文物一件，三級文物二十件。此外，在展覽開幕部分展示了六件貴州省博物館的苗繡藏品。展期至四月二十日。

圖為一件「十九世紀歐洲巴黎禮服裙（複製品）」吸引觀眾駐足。

中新社